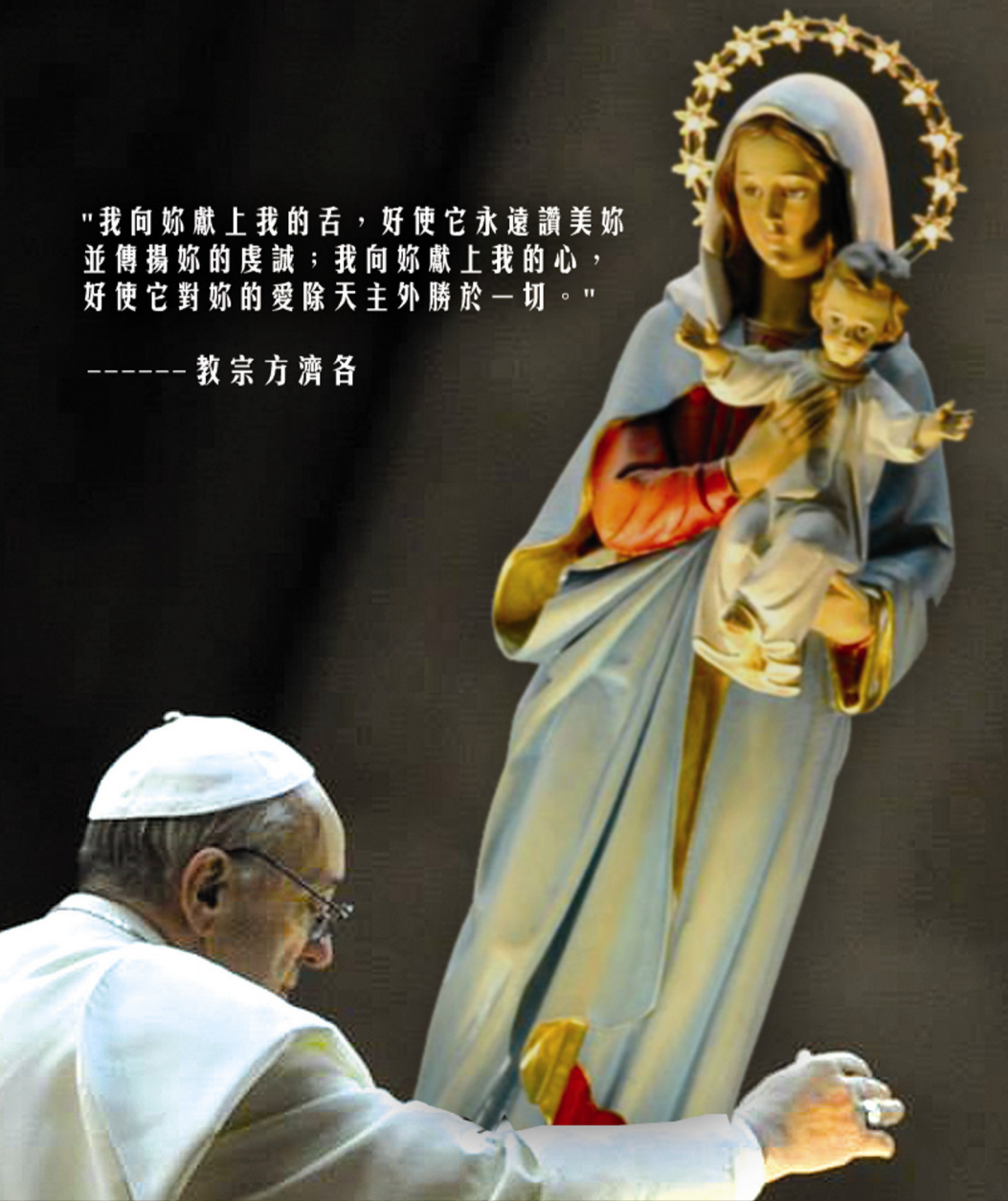


"我向妳獻上我的舌，好使它永遠讚美妳
並傳揚妳的虔誠；我向妳獻上我的心，
好使它對妳的愛除天主外勝於一切。"

----- 教宗方濟各



St. Elizabeth Ann Seton Church
1835 Larkvane Road
Rowland Heights, CA 91748
Return Service Requested

NON-PROFIT ORG
US POSTAGE
PAID
CITY OF INDUSTRY, CA
PERMIT NO. 4103



本期目錄

帶著祝福走天下	白建清神父	2
祝福	許書寧	4
與主同行	小雷	7
風兒吹沙兒飄	編輯組	10
絃琴齊奏	伍美美	12
沐浴主愛中	梁淑雯	14
自我發現探索	陶秀雲	15
誰主沉浮？	姜川神父	18
忠信的管家	周道	20
薪火相傳	仁愛基督團	23
你挑那一個？	劉其祥神父	26
Reconciliation	Jaine Yang	30

帶著祝福走天下

白建清神父

教友外出旅行或者遠行訪親時，總是請神父祝福他們。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習慣。我相信，他們不只是希望得到天主的保佑，他們更希望天主的祝福與他們同行，帶著基督徒弟的使命與他們同行。作為基督徒，無論走到哪裡，我們都將天主的祝福帶到那裡；無論工作還是休息，我們都不會放下福傳的使命。在主耶穌的啟示中我們知道，**人生就是一個完成祝福使命的旅程**。我們每個人都從天主聖三而來，帶著上天賜予我們的「天命」。在降生成人的天主子耶穌基督內，我們被召回，更明確了自己的使命，並被派遣去參與完成耶穌基督的使命。我們人生的旅程就是為完成天主的使命。

祝福就是派遣禮。在舊約中，天主藉著默基瑟德帶來的餅酒，祝福了亞巴郎。因著亞

您想認識天主嗎？

您剛搬來這地區，您想參加教會嗎？

請和我們聯絡。更歡迎來教堂看看。

聯絡人：朱康民執事 (626) 964-3629 x 129

符曙新弟兄 (626) 839-8845

彌撒時間：每週日下午六時十五分

地點：羅蘭崗聖依莉莎白天主堂

St. Elizabeth Ann Seton Church

1835 Larkvane Rd., RH, CA 91748

天主教洛杉磯東區華人教友發行

指導司鐸：白建清神父、張錦泉神父

輪值編輯：陶秀雲

聯絡：陶秀雲

校對：蘇闊

封面設計：李芳宇、朱正暉

寄發：戴慕文、張彼得

印刷：陳建宇（異象印刷 Edinger Printing）

巴郎蒙受天主的祝福，他成了福源，成了別人的祝福（創12:2-3）。梅瑟蒙天主召回並祝福，也成了其他人的福源。天主通過梅瑟告訴他的哥哥亞郎去祝福百姓：「願上主祝福你，保護你；願上主的慈顏光照你，仁慈待你。願上主轉面垂顧你，賜你平安。」（戶6:24-26）在新約中，主耶穌常常祝福各種各樣的人，從小孩、青年、到老年人；從病弱的、附魔的，到健康的。主耶穌的祝福就是一個派遣：「你回家，到你的親屬那裡，給他們傳述上主為你作了何等大事，怎麼憐憫了你。」（谷5:19）

教會傳統上的祝聖禮、祝福禮也是派遣禮。在祝聖執事、神父、主教的禮儀中我們知道，這個禮儀只是新使命的開始，是一個公開的派遣禮。執事、神父、主教要以主耶穌的名義，以公開的方式去祝福大眾和整個

世界。聖洗聖事和婚姻聖事也是祝福禮和派遣禮。在聖洗聖事中，天主更新了我們的生命，以天主自己來祝福我們；在婚姻聖事中，天主祝福夫妻雙方，使彼此成為對方的祝福，並派遣他們開始新的使命。**因著領受天主的祝福，我們也成為一個個小的福源。**天主以祝福派遣我們去祝福我們周圍的每個人。

祈禱也是獲得祝福並祝福他人的方法。每一次的祈禱將我們帶進天主的臨在中，與天主同在就是最大的蒙福。所以，我們基督徒無論走到哪裡，無論什麼時間都可以祈禱，而且應該祈禱，基督徒的生命就源於祈禱。祈禱也是祝福親朋好友的最好方法。通過祈禱，我們請天主去祝福我們所關心的人、牽掛的人。通過祈禱，我們的祝福，不受時間地點的限制，不受刮風下雨的干擾，不受物質條件的阻擋，穿山過海達於我們所祝福的

人身上。**互相祈禱就是彼此祝福。**深明祝福意義的教宗方濟各在他當選的第一天，請普世的教友們為他祈禱。

基督徒傳統上一個好的習慣就是父母祝福孩子。當孩子們要外出讀書時、工作時、遊玩時，父母除了為他們準備各種各樣的生活必須品外，最重要的就是祝福你們的孩子們。父母代表天主教養自己的每一個孩子。孩子們在家時，父母以天主的愛去培育他們。當孩子們要離開父母時，父母以祝福將他們交在天主的保護和引導下。父母們請記得：**讓孩子們帶著父母的祝福去遠行。**

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帶著祝福走天下。在全家遠行時，請神父祝福你們；在親友遠行時，以祈禱祝福他們；在孩子遠行時，將來自天主的祝福給與他們。無論您走在哪裡，無論您要往何處去，帶著耶穌的祝福走天下。

我們帶著從天主聖三而來的祝福，我們帶著祝福參與耶穌的使命，我們帶著祝福邁向永生。



祝福

許書寧

記得二〇一〇年跟林思川神父到亞西西朝聖時，神父帶我們到 Monte Casale 的小教堂。我們抵達的時候，那裡剛好有一台婚禮彌撒正在進行中。不得其門而入的一行人只好悄悄退至室外廣場，在那裡靜候典禮的結束。

「送你一份愛的禮物，我祝你幸福……」等待的時候，林神父突發奇想地唱起歌來。他閃耀著宛如頑皮孩子般晶亮的雙眼，笑著問我們：「會不會唱？」大家頻頻點頭。神父於是快樂地提議：「等一下新郎新娘出來的时候，我們來為他們唱首歌吧！」

就這樣，我們一邊互相小聲確認歌詞，一邊將曲調含在口中反覆練習。只見三十多個大孩子探頭探腦地擠在教堂玄關的小門廳中，閃爍的眼神看似淘氣卻善良。過了不久，婚禮結束了。在親友的掌聲中，一對新人手挽著手，踏著緩慢卻堅定的腳步走出聖堂。

「送你一份愛的禮物，我祝你幸福，不論你在何時，或是在何處，莫忘了我的祝福……」

在紅毯的盡頭，忽然聽見一首陌生的曲調，被用某種陌生的語言，由一群陌生的東方臉孔口中唱出，想必是件叫人吃驚的事。只見兩位新人訝異地佇在門前，睜大雙眼環視著我們。

然而，那樣的驚訝卻馬上被歡喜取代。因為，雖然他們無從得知歌曲的真正內容，卻能夠從三十多張微笑的臉中，準確接收了足已跨越語言隔閡的滿滿善意與祝福。

「Tanti Auguri...」 「Tanti Auguri...」 唱完歌，我們緊接著用現學現賣的義大利文，大刺刺地拋出發音完全不標準的「恭喜！」那熱情卻驚腳的祝福顯然極具喜感，新郎官因此笑得樂不可支，新娘子雖然含羞帶怯地倚著伴侶，卻也紅著雙頰微笑了。

回到日本後的某個主日天，我將一個從亞西西帶回來的小聖像畫送給堂區的好友大原太太。那是一面用薄木頭製成的「Tau」十字架，上面印了小窮人聖方濟的肖像畫，以及那段方濟引用自聖經經文，曾經親筆寫下來送給良兄弟的著名祝福詞。那份小禮物叫向來喜歡聖方濟的大原太太又驚喜，將十架緊抱在胸前，許久不放。

一個字一個字緩緩地說：「重要的是，我『現在』渴望擁有這個祝福。就算只是大致上的涵意也沒關係，請妳現在就翻譯給我聽好嗎？」

我驚訝地望著她，心中因著當頭棒喝般的提醒而慚愧不已。啊！自己竟然如此粗心大意，對一個飢渴靈魂的吶喊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因為，我只顧著想提供「最正確」的情報，殊不知對方渴望的並不是文藻華麗優美且準確的經文翻譯，而是更貼近核心的祝福與關懷。

我羞紅了臉，感覺自己就像莊周寓言故事『涸轍之鮒』中那個傻呼呼的主角。明明見到在乾涸車轍中死命掙扎的鮒魚，知道對方求的不過是「現在」賴以活命的「斗升之水」，卻不願提供舉手之勞，只不切實際地夢想在「南游吳越之王」之後，引浩浩蕩蕩的西江之水回來大勢救援。那是多麼驕傲、不知體諒

彌撒過後，我推開大門正準備離開，卻看到大原太太匆匆趕到。她的雙眼微微泛紅，一手拉著我，另一手則緊握著那面「Tau」十字架。

「這些天來，有很多事讓我的心情無法平靜，我已經一個人煩惱好久了……」她說：「不知道為甚麼，當妳把這個十字架放在我手中時，竟然有種難以言喻的平安隨之而來。」我親愛的朋友滿懷愛意地撫摸著手中的「Tau」，繼續說：「這些英文字，我看不太懂。可以請妳翻譯給我聽嗎？」

我看了看打在十架頂端的那幾排文字，微笑對她說：「當然可以呀。這段話是方濟送給良兄弟的祝福，原本出自舊約聖經的戶籍紀。不過，我現在不記得出處的章節。可以等我回去查清楚，下週再把正確的譯文抄下來給妳嗎？」沒想到，大原太太竟然堅決地搖頭。「經文出自何處？翻譯得精確不精確？那些都是其次。」她無比認真地直視我的眼睛，

且自以為是的想法！難怪故事中的鮒魚要氣急敗壞地破口大罵：「算了吧！等你引來西江之水，恐怕只能在乾魚舖子裡找到我了！」

於是，我馬上握住大原太太的雙手，用並非聖經學會公認的正統翻譯，卻是自己的日文口語，將「上主的祝福」結結巴巴地說了出來：

願上主祝福你，保護你；
願上主的慈顏光照你，仁慈待你。

願上主轉面垂顧你，賜你平安。(戶六24-26)

大原太太在沉默中聽了。美麗的淚珠竟然就那樣一滴滴地掉了下來。她抬起頭來，重新將十字架抱回懷裡，對我點點頭，微笑說：「謝謝。」

回家的路上，我靠在電車門邊，心中還為剛才發生的小小事件震撼不已。我重新憶起了送禮時大原太太那欲言又止的表情，又想起剛剛分手的時候，她臉上的淚珠、微笑與平安；不禁喃喃感謝起奇妙的天主來。

「祝福」究竟是什麼？它可以是一場隆重的盛宴，一首悅耳的歌曲，一頓豐盛的菜餚，一份昂貴的禮物……。然而，另一方面，它也可以只是一個眼神，一抹微笑，一聲關懷的問候，一個即時的幫助……。

當亞西西朝聖團在 Monte Casale 的小教堂裡唱「愛的禮物」時，雖然我們的歌喉荒腔走板五音不全，那對素未謀面的新人也完全聽不懂歌詞的涵意；滿滿的祝福畢竟還是被傳達了……透過微笑，透過善意，更透過「就在當下」的好時機。

相反的，如果朝聖團出於羞怯，或其他種種基於完美主義或「不好意思」的理由，不願當場獻唱小曲；只想著「既然要唱，乾脆來好好練一首義大利文歌曲，好讓對方聽得懂。」那樣出於善意卻不切實際的想法，恐怕只會失去寶貴的祝福時機，造成心有餘而力不足的遺憾。

外公身材中等結實，總是穿著過膝半短褲，打著赤腳，天再冷也是這身打扮，從沒換過。那時候，母親協助父親工作忙碌時，就把我哥和我托給外公看顧，他就帶著我們兄弟倆一起下田。我倆經常在芭樂園中找鳥窩，找不著，就找樹上成熟的芭樂吃；玩累了就在樹下睡覺。天黑收工時，外公將已熟睡中的我放在大竹簾內，另一竹簾盛滿成熟的芭樂，我就這麼地在搖晃的竹簾中作著夢回家。

我外公是台灣鶯歌人，年輕時作過礦工，其後一直居住在大漢溪對岸的土城。但每年到了鶯歌大拜拜，都會回去探訪堂兄弟。當年土城到鶯歌，不像現在有跨河大橋從三峽直通鶯歌，必須從土城走到媽祖田再橫渡大漢溪，只有等秋末冬初枯水期，才能踩著河床石頭過溪。記得有一次外公去鶯歌探親，我們幾位表兄弟吵著要跟去，假尋根之名，

祝福，其實並不複雜。感謝天主讓我明白，最好的祝福，原來就是「把握此時此刻」的「量力而為」。【摘自方濟會思高讀經推廣中心網頁】



與主同行

小雷

外公有一小畝田，是我小時候田園生活的小樂園。水田種水稻，旱地種芭樂。抓泥鰍、撿田螺、灌蟋蟀、撈蝌蚪、找鳥窩，快樂童年回憶都在這裡，彷彿是我兒時的伊甸園。

其實去看熱鬧、吃好料。後來回想起這件事，我們幾個沒有人記得吃些甚麼，只記得大漢溪像海一般寬，即便是枯水期，想越溪走過，亦非易事。當時因我最小，只有三歲多，外公背著我過溪，還得兼顧五歲的大哥與二表哥。溪床怪石嶙峋，我們時而跳躍於石頭間，時而涉水到底，偶爾也得縱越於溪床巨石間，可真是步步驚險。但當時伏在外公背上的我卻一點也不覺害怕。

外公去世後，我到外地唸書，之後又來美國求學、創業，一直有著飄泊不定的不安感，就會常懷念起與外公相處的田園歡樂時光，和那份他給我完全依靠的安全感。在我記憶中，童年時無論是蜷縮於外公的大竹簾中或伏在他的背上，都給我一種完全信賴的安全感。

最近聽到一首翻譯自英文的歌曲《沒離開過》，其中有一段歌詞：

何必再無謂的思索

這世界有什麼好值得 如果沒有你
我眺望遠方的山峰 卻錯過轉彎的路口
驀然回首 才發現你在等我 沒離開過
我尋找大海的盡頭 卻忽略蜿蜒的河流
當我逆水行舟 你在我左右 推著我走
有一個聲音 它說愛情 沒離開過

想必歌詞的作者大概也是過了年少，在追尋人人生成就的下半場裡看到天主。我自己回想起來，在還沒有認耶穌是主以前，只是個騎著野馬四處尋晃的盲人。野馬是我的本性，隨著功名利祿的「流行」打圈。從中學起，目標就是會考、聯考、托福考；入了社會在乎的只是職位、地位和名位；來了美國，期待收到的是工卡、綠卡、紅藍卡：真不明白自己為什麼這麼累？這些努力為什麼都沒法帶給我滿足與安全？

風兒吹沙兒飄

編輯組

在南加不同團體的一百五十位教友熱情參與下，有人第一次參加，有人參加過多次，或成了聖神祈禱會的常客總不錯過。伍國超神父邀請參與者帶著一顆渴望的心，**多渴望多得**。風中傳愛八位成員一字排開，虔誠跪下接受派遣之後，活動即正式展開。

凡勞苦和負重擔的，你們都到我跟前來，我要使你們安息。你們背起我的軛，跟我學吧！因為我是良善心謙的：這樣你們必要找到你們靈魂的安息。〈瑪 11:28-29〉



直到我領洗後，在「風中傳愛」的盛宴中，真正與主耶穌相遇，聖神點亮了我的眼睛，讓我看到天父早已愛了我，在我從小到大的每一個生命轉角口，主耶穌都在等我。心中的喜樂與信靠真是無法形容。

在美國這些年，一路走來跌跌撞撞，生活與工作挑戰不斷。每當遇到困境，無助地向天主祈求，總都靠著天主化險過關。那種天主與我同在的感覺，正像是我失落多年的那種安全感。而這份安全感，比起伏在外公背上更讓我信任與安穩。



這是本次講習會的主題，信從耶穌有平安、得安息。耶穌說，我的軛是柔和的，我的擔子是輕鬆的。主的話句句真實永不改變，主耶穌非常渴望賜予我們這樣的恩典，也是耶穌的許諾，但這話在我們生活中好像沒有完全實現，我們常沒有安息、沒有平安。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善牧使人一無所缺，我為何變得如此窮困？當我的想法和天主不同時，究竟誰要改變？在這一轮的研習中清楚地交待這些問題。

你們先該尋求天主的國和它的義德，這一切自會加給你們（瑪 6:33）。當人成義、悔改和天主恢復關係，尋求天主的旨意勝於自己，「得勝的靈魂」能得安息。因此，作父親的，聽得見天主極其溫和良善、讓人感受強烈的愛的話語，放下和主約會的甜美時光，接受天主所定的安息。也不再以成人的速度去「推」動孩子跟著我們的步伐。當人

承認自己技窮不如天主高明，願意相信天主，把難題請求天主看顧，奇妙的事情就發生了。一個在音樂課中總是無法安靜下來、沒興趣的孩子，居然能配合數小時的唱片錄製，從此在音樂課中表現令人刮目相看！

又像犁田訓練小牛的方式，讓母牛與小牛共負一軛，小牛若跟隨母牛的速度和方向，很容易就能訓練成功。主耶穌也邀請我們和他共負一軛，這樣我們將倍感省力，因為有耶穌為我們承擔一切勞苦。

若我們做主的工作，是主的旨意，由主派遣，主自會照顧一切需要，若我們沒有安息，是因為我們工作時，一切都按自己的意思去做，把勞苦又從主耶穌手裡掠奪過來，由自己操縱、自己承擔。

若望壹書 4:18「在愛內沒有恐懼。」要得到主的安息，必須學習主的良善心謙，敏於聽出對方的話語隱含的真正意思，擔心、壓

力：，沒有安息。愛包含著顧慮對方也能達到真正的安息，而不自顧自地作決定忽略對方的感受，這樣就不是真正的溫和良善了！

感謝風中傳愛團隊，及東區各善會姐妹們為這次聖神祈禱會所做的貢獻！謝謝每一位響應天主的呼召熱情參與，願我們把領受的恩寵在生活中予以實踐，以光榮天主！

風中傳愛網站：<http://www.m4christ.net/>



絃琴齊奏

伍美美

研習會前一個多月得知疏效平弟兄和他們的團隊將蒞臨南加舉辦風中傳愛活動，我心裡非常雀躍。等了兩年多的日子不算短，我知道是天主在準備我，我珍惜這恩寵，也為他們團隊的福傳使命祈禱。

見證一：兒子因對父親認識不夠造成父子的疏離，又因天主在他內充盈的愛，讓做兒子的終能體會父親對自己的愛是那樣深厚無私，最終以行動來回應父親的愛，溫暖了父親晚年的心房。

見證二：年輕的父親對年幼卻自有主意的小兒子，因不喜歡上音樂課，無法在教室中保持安靜，讓為父的束手無策，因了解孩子的難處，不願用命令的方式強迫孩子去接受他不喜歡的課程，他呼求並等待天主的救助。小孩因喜歡幫天主的忙參與錄製童歌，卻因

此愛上音樂課。**天主比我們更知道愛裡面要有自由的選擇**，用愛來引領出小童樂於助人的本性，而有了奇妙的轉化。

見證三：不太懂電腦，又怕沒把工作做好，在壓力重重下，為了事奉天主，努力用心，一關關克服挑戰，一個個通過考驗，壓力的淚水終於化成喜悅之心，在天主的愛及引領下，成就了不可能。

見證四：效平兄一九九一年領受了聖神的洗禮，願將一生奉獻給主，做主喜悅的事，在等待中準備自己。經過七年終於得到主的召喚，願按主的旨意辭去工作，成為全職的事奉。但他沒有以大丈夫的姿態勉強另一半配合自己的心願，他了解到失去自己的經濟來源將給另一半造成壓力和不安，他尊重太太的感受，願意等候她也準備好的時候再付諸行動。終於太太也得到天主的啟示：這樣的奉獻必蒙祝福眷顧。太太於是能以對上主和

對先生的愛來成全，終能夫唱婦隨在主內一起奉獻。

見證五：一位姐妹細訴陪伴摯愛的先生病重到離去，這期間靠著聖言的引領和啟示，她的敘述就像吟頌著一篇動人的生命詩篇，我感受到她當時的痛，生命的波濤駭浪有時能將人淹沒，這時我深感天主的愛是憐憫，是恩慈，愛的力量如此巨大，若不是天主的愛緊緊環繞，人怎能坦然面對？天主的愛使她與先生更親密的結合，如影隨行，轉化成撫平別人傷痛的奇異力量。聖經的話語是這麼生活化的帶給人心靈的滋潤和安慰。

這次研習會的主題是：背起主的軛跟主學吧！聽了以後才了解到人的辛苦是因為我們沒有去背天主要我們背的軛，我們只顧自己的喜歡意願，難怪一路走來跌跌撞撞滿是辛酸。天主的軛柔和而輕省，我們不了解唯有背起天主的軛生命才得到安息。而我們生命

沐浴主愛中

梁淑雯

身為新教友能夠有機會參加這次風中傳愛研習會，實在是天主賞賜我的一份恩寵，因為聽聞教友們說，上一次舉辦研習會已是多年以前。

蒙受主的關愛，祂知道我對這次需要為期兩天的時間，並攔下家中各事而躊躇不安，例如，我不知道把孩子托寄給誰，不知道外子是否在意我連續兩天不在家等等。這一切的顧慮結果都得到天主的恩寵與安排，我兒子終於改變初衷願意跟隨學校參加露營活動；而外子，當我告訴他我將參加兩天的研習會時，他完全沒有異議地欣然答應了我。主啊，我是多麼的感恩，多麼的幸福，因著祢的愛！

裡對世間的種種有太多的執著癡迷總是放不下。上教堂、參加講習、查經，卻悟不到這麼簡單的道理，口裡雖說相信主、依靠主，常常向前一步快要接近天主時不自覺地又退兩步，舉步維艱。這兩天領悟到，接近天主不難，難在自己的三心兩意。每個人都像葡萄枝，要被修剪，若不願被修剪如何能枝葉繁茂？

聖歌的句句歌詞唱出了我們的祈禱，我總是那麼深深地被感動，感到天主的愛和我這麼近，天主的愛既深又溫柔，像微風吹拂安撫人靈，不停流下的眼淚洗去自己內心的塵埃與傷痛，覺得是非種種都不再重要，唯有來到主前，人生才有圓滿。



由於第一次參加聖神研習會，心中充滿了渴望與好奇。渴望的是我可以從中更深刻地認識耶穌基督和聖神，更加與天主接近，而那好奇的心是來自不夠深厚的信德，不知道三位一體的聖父、聖子和聖神真的臨在我們，作我們福音的見證嗎？

當由疏效平弟兄帶領下，我們一同唱起聖歌的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我如沐浴在那種不可言喻的平安、喜樂和感恩的聖愛中！在充滿著聖神的氣氛中，效平兄講述瑪竇福音第十一章廿八節，耶穌說：凡勞苦和負重擔的，你們都到我跟前來，我要使你們安息。恭讀了耶穌對我們說的聖言，我頓時如釋重負，感動得流下眼淚來。主耶穌不但為了救贖我們被釘在十字架上，而且祂永遠活在我的生活中，還替我們擔負著我們無法承擔的世俗勞苦。主耶穌，感謝祢對我們的愛，我們讚美祢，頌揚祢，願祢的名受顯揚！

自我發現探索

陶秀雲

南加華語夫婦懇談會多年前曾舉辦「九種人格類型研習營」，由於它能幫助我們發現自我性格的特徵、自己的固執偏情、了解別人、進而有效處理與他人的關係，所以夫婦懇談會今年遠從德州達拉斯邀請了蕭康宜、張宏秀兩位講師，到南加州洛杉磯帶領二天的研習營。學員事前以問卷作答，逐一透過電話、電子郵件和講師預先確認自己的人格類型。它並非近代的新創見，而是承襲一項古老的宗教傳統，只是近來被廣泛利用作為自我認識和自我修正。

確定自己的人格類型後，在研習會前一週，仔細閱讀介紹人格九型的書籍，特別關注自己和最親近的人的類型，得到一些有用

活動中有一段小組短劇，根據九型的幾個重點來發揮。於是我們觀察出不同性格的組合在團體中各自扮演的角色，適當的組合讓不同性格各展所長發揮它的爆發力。反之，各種性格在團體中若沒有適當的安排也會降低團體的行動力，讓人印象深刻。

研習會上透過彼此輕鬆的經驗交流，我們都在不知不覺中互相受益。每個人都有一個主型，和左右兩個側型。當我在書本中利用問卷作答時，從答案顯示：我的人格發展似乎傾向兩個側型中的一邊，和另一邊好像扯不上關係。但在經驗交流的時候，當別人提到類似的經驗，我才赫然發現原來在某些情況下，我不知不覺展露了我沒有意識到的性格特徵，雖是無意之間，卻同時發揮了正面和負面的作用，重要的是，有時造成別人不

的觀念，心中充滿渴望，希望這次研習有具體的幫助。

研習會一開始黑板上揭示了清楚的訊息：「真我」是一個天主按自己肖像所造的原貌，而每個人呈現的獨特性格是多少被扭曲之後的我。

把九型比作九種基本色調很容易被了解，每個人只屬於其中一種，也永遠不會改變這個基本色調，但會隨著朝健康或不健康的發展方向，造成顏色深淺變化，並和其他色彩調和，形成獨一無二的我。在研習會中我們分開每一型，由講師運用他們的經驗和技巧，針對每一型設計問題，由每個人依自己的實際生活經驗來回答，凸顯性格中的優點和特性。如此一來，我們就聽出了某一類型的人特別的需要是什麼，日後如何和他們相處，或應該避免的是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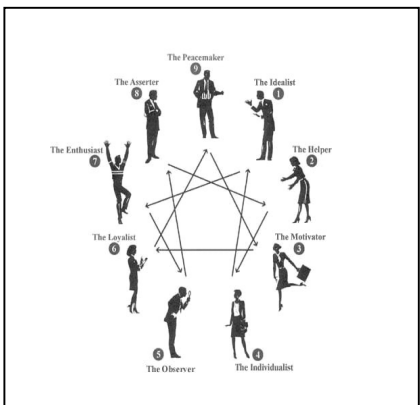
舒服的感覺，可是自己卻渾然不知，還一直誤以為自己發揮了性格中的正面特質。

研習了人格九型之後深深感覺它和我們的信仰這麼貼近，但又更具體。耶穌說，祂來，為了使受壓迫的人得自由，而人格九型為我們指出我們在那裡被困住了，我們該怎樣脫困。在研習會中，講師親身經歷的見證悄悄地進入我心裡。回到生活中，發現它對於我和他人的相處非常有幫助。初時我以為這些收穫多少能間接幫到我的近人，在靜觀中進一步察覺，自己的十字架忽然變得不再沉重，啊，聖神的觸動使我走出自己的困境！

耶穌說，真正的污穢是從心裡出來的。在另一場合又說：瑪爾大，瑪爾大！真正重要的只有一件，瑪利亞選擇了最好的——聆聽天主。人格九型幫助我們清理自己的內室，不

會只顧外表的光鮮亮麗，或不停地在身外打轉，而少了關照內心的需要。不再常常把自己當成瑪利亞，而認為瑪爾大是另有其人。耶穌說，天國臨近了，你們悔改信從福音吧。我們聽是聽了卻無從改變，因為我們沒有自我洞察的能力。只有當我們願意傾聽，願意回到內心深處發現問題的癥結，卸下權威、驕傲；我們才理解小小的事件、不經意的一句話，都能觸動不愉快的記憶，而令對方做出不合常理的反應。藉由對別人的理解，耶穌說，你們要彼此相愛才有可能實現。

人格九型在尋找人的本質，找回天主所造的真正的我。又好像乙套「預警系統」，在自己性格變得不健康之前知所防範，或是把自己從偏斜的路徑上導正回來，它是這樣地能幫助我們，成全我們。



主，臨近夜半時分，我在黑暗與寂靜中守候著祢。我深自懊悔一切罪愆。請讓我別無他求，只求靜坐於黑暗中。我不求鋒芒畢露，也不求思緒泉湧，以填滿暗夜的虛空。我只是在此暗夜中守候祢。（牟敦的祈禱）

誰主沉浮？

姜川神父

弟兄姐妹們平安。不經意間告別盛夏進入秋涼，讓人感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其實，在流逝的歲月中，也是我們在基督內與主一起共融和成長的機會，不管青絲與白髮，無論青春與壯年，我們的心在基督內永遠年輕和憧憬未來。

七月卅一日是耶穌會會祖依納爵的瞻禮，全球各地的耶穌會士們及其合作的團隊（平信徒和其他各界人士）都舉行了不同的慶祝。我常常記得在菲律賓的數年時光，每一年會祖的瞻禮都會有 Sport Festival，不同年齡段的會士們都聚集在一起運動和分享晚餐，共享在基督內的手足之情。前天我們會院也在學校的聖依納爵教堂和一些平信徒舉行感恩慶祝彌撒，我也特別為你們祈禱。

我們可敬的教宗也在7月31日這天專門到羅馬的耶穌會 Gesu Church 與會士們和使命的合作者們舉行感恩聖祭，禮儀簡單但富有深意。教宗在彌撒後特地在聖方濟沙勿略的墓前祈禱，並告訴大家，耶穌願意我們成為根植于教會、在教會內扎根的人，他也引用前任教宗本篤十六對耶穌會的激勵，「你們走向前線」。走向前線意思是走向教宗方濟各所謂的邊緣。這不僅是地理上的邊緣，也是在文化上以及福音特指的走向他人的邊緣。因此，教宗告訴耶穌會士們去尋找新福傳的新方式，改變宣講和見證的方式，更新那些從事福傳工作的個人或團體。

令人非常震撼和難忘的是，教宗在彌撒講道結束時引用了兩幅黃昏日落的景象，他指出的是兩位耶穌會士——聖方濟各·沙勿略和雅魯培神父（耶穌會前任總會長）。教宗稱這兩位耶穌會士徹底奉獻其一生，直到日落之

際，他們完全獻身於福傳使命。方濟各·沙勿略在東方使命結束時試圖前往中國，但未能成功，因此他眺望著一個新的福傳視野，而他的夢由後來的利瑪竇所繼續；而雅魯培神父同樣為服務福音在教會內徹底奉獻自己的一生。我現在所居住的會院在天氣好的時候會常常看到美麗的夕陽，夕陽是那麼的美好，也展示出生命的美麗與奧秘，這幅生命的圖景，帶給我們許多的憧憬和希望。夕陽不是結束，而是一個新生的開始。

記得有一年，我去澳門探訪那裡的會士們，那是我第一次去看大三巴，走在古老的青石小道上，在殘壁斷垣中，我的腳步很輕很輕，但分明又體會那份歷史厚重。數百年前，許多教會的先聖先賢們由此踏上神州大地，將福音的訊息帶給華夏民族，成為一幅幅美麗的夕陽。今天，仍然有很多的人在這片古老的大地上尋覓生命的意義（無論在內

地或者遷徙世界各地），他們的內心也許在等待福音的滋潤。我也時常憶起明朝詩人兼畫家李日華贈給利瑪竇的詩：「雲海蕩朝日，乘流倍彩霞。西來六萬里，東泛一孤槎。浮世常如奇，幽栖即是家。那堪作歸夢，春色任天涯。」那堪作歸夢，正是我們的一個特別恩典，我們在基督的引領下，勇往直前地傳播祂的愛。

親愛的弟兄姐妹們，我站在這裡，同您們一起站在夕陽的餘暉下，凝望著前人所留下的深深足跡，我的心也一路走向遠方，感受到歷史的重荷。看蒼茫大地，誰主沉浮？依納爵曾經提醒我們，我曾經為基督作了什麼，我現在為祂作什麼，我將來應該為祂作什麼？在我們繁忙、辛勞和奔波的工作及人生歲月中，讓我們常瞻望這位主，也把祂的福音帶入我們生活的世界，讓我們的世界成為前線，成為我們生活的祭臺。

忠信的管家

周道

聖保祿說：「信德是所希望之事的擔保，是未見之事的確證。」這兩句話在說什麼呢？我們都希望得永生，天主也願意我們都得到永生，祂保證祇要我們認識唯一的真天主，在聖神的帶領下，跟隨聖子耶穌基督，活出祂的榜樣，我們就可以生活在天國裡。天國不是我們所想像的富強康樂的國度，是放在我們手中，從現在開始，一天一天去實現的國。充滿愛，圓滿，純潔，正義，真理。天主的保證不會改變，人會變，昨天這樣，今天變那樣，但天主答應的絕對不變。

人言為信，更何況是從天主口中所發出的言語。「德」是相稱的行為，我們說一個人有品德，因為他的行為符合他的人品，說他

有愛德，因為他待人的行為充滿了愛，所以信德是具備相信的德性並且有相稱的行為，那些在我們的希望當中，目前還沒有看見或者實現的事情，但是因為天主的保證，因著相稱的行為而能夠得到成就。因此，要是我們具備了沉穩、忍耐、期待及相信的德性和並有愛的行為，我們就有了真正的信德。



說到相信，如果我們不信任對方，我們怎麼會相信他呢？換個角度，如果別人不信任我，他怎麼會相信我呢？如果我的孩子不相信我愛他，就算我說上千句萬句，他們會聽嗎？如果我的妻子不相信我真心

愛她、願意為她犧牲奉獻，我會有一個幸福美满的家庭嗎？同樣的，在團體中如果彼此不能信任，這對團體的發展和事務的推行，會有預期的效果嗎？所以我們應當要時時警惕，處處提醒自己的一言一行，使自己的言行舉止成為別人信任和學習的對象。這也是今天三篇讀經的精髓所在。

讀經一：「我們的祖先，曾預先得知那一夜的事，而且，由於確實知道自己所相信的誓言，是多麼可靠，因此都心安神樂。」那一夜指的是逾越節的夜晚，天主言而有信，祂要天使們越過以色列人的門戶把整個埃及所有第一胎的人和畜牲完全消滅，成就了以色列人在奴役中逃離埃及的事蹟。

讀經二：保祿講述亞巴郎的故事，我們體會信德的可貴。天主給亞巴郎不少試探，每

一次亞巴郎都表現得令人激賞。雖不知要到那裡去，因著信德，亞巴郎一蒙召選就聽命前往他將要承受為產業的地方；他的妻子 Sarra 早過了生育年齡，因著信德，他們接待三位天主使者後，隔年生下了依撒格；因著信德，亞巴郎深信天主能使人從死者中復活，所以他受試探時，獻上了依撒格。這些都是大家所熟悉的，重點是，天主的話比雙刃的刀劍還要利，祂答應亞巴郎的子孫像海邊的沙和天上的星星那麼多。天主的話，絕不收回，亞巴郎以他絕對的信任成為信仰之父。

再看看福音(路加 12: 35-40)，依賴別人去完成的事，總是有風險，常常我們期待很高可是



失望卻很大，主要原因就是信任的問題。在現今忙碌的社會中，我們的工作、休憩、家庭、睡眠常常不能平衡，顧此失彼，經常我們隨口答應的事，不久就忘得一乾二淨，失去了別人的信任。但是天主卻這麼信任我們，祂把整個世界、家庭、工作、教友團體交給我們掌管。福音中說，我們應當如同僕人，等候自己的主人由婚宴回來，主人來到一敲門，就立刻給他開門。這代表了天主完全的信心，祂出了門，祂把家中的一切交給我們，祂依賴我們把這個家顧好，祂當然知道有極大的風險，即使如此，天主還是放手，讓我們全權處理，這樣的信任，夠不夠？值不值？

聖經上說：「給誰的多，向誰要的也多；交託誰的多，向誰索取的也格外多。」耶穌也說：「你們小小的羊群，不要害怕！因為

你們的父，喜歡把天國賜給你們。」天主給了每個人自由、才華，和能力，祂完全信任我們會善用祂給我們的塔冷通，在家庭和團體中，一步一腳印地走向祂賜給我們的天國。既然祂答應我們了，先相信我們了，我們有沒有這樣的信德成為他忠信和精明的管家呢？還是我們濫用自由，把祂交給我們的搞得雞犬不寧，殘破不堪？

我將在後天回達拉斯，一個月的相處，我發現你們是一個忠信可愛的團體，有好多地方值得達拉斯堂學習效法，我向你們致敬，回去後我會為你們祈禱，也請你們為我的不足祈禱。再過一會兒我們就要領受那先信任我們，無條件先愛了我們的天主進到我們的身體和心裡，讓我們懷著滿滿的信德領受祂，並把祂的愛帶給我們身邊的人。(周執事丙年十九主日在本堂的證道)

薪火相傳

仁愛基督團

繼去年我們堂區華人團體採用 Why Catholic 第一輯「基督徒的祈禱」研習之後，仁愛基督團自今年七月份開始將以一年的時間研習 Why Catholic 第二輯「信仰的宣認」。八月份聚會開始，先分享「活在福音裡」的經驗。

張銘義：六月九日第二主日下午因身體極為不適無法參加下午 6:15 的中文彌撒，直到六月十日凌晨情況沒有好轉，外子就決定帶我去醫院急診。急診室的醫生建議回家觀察並且需要看過家庭科醫生再決定如何治療。六月十一日下午家庭科醫生門診經過檢驗確定是「臚內出血」的病症，下午五點多鐘就由醫院的醫護車送我到 Fontana, CA 的腦神經外科準備做手術治療。經過醫生們的討論評

估，決定六月十二日早上由醫護車轉送我到醫院在洛杉磯市中心的 Sunset 部門做動脈血管的手術，但需要有病床的床位，否則就要到安那罕或是聖地牙哥的部門去做手術，因此就會延誤醫療的時間，病情將會更嚴重。當時我已在半昏睡的狀態，只有外子和我的兒子承受當時這樣緊張的心情。感謝天主，洛市的 Sunset 部門即時的有了床位，六月十二日早上大約十點多鐘我被送到醫院的 Sunset 部門的加護病房準備下午的動脈血管手術。當時外子邀請我們團體中的兄弟姐妹為我下午的手術祈禱，感謝慈愛的天主俯聽了我們大家充滿信、望、愛的祈禱，讓我能平安順利的做完動脈血管的大手術，因為即時的治療，使我能很快的康復，感謝讚美天主的愛與慈悲，也感謝大家的祈禱。在回顧中體驗到天主是與我們一起生活的天主，天主為我們所安排的都是為我們的益處！

王媽媽：我的孩子都長大成家，但沒有領洗進教堂。自從長媳罹患白血病後，我要求所有家人都要到教堂，敬禮天主並祈求恩典，家人都聽了我的勸勉開始上教堂恭敬天主。

八月份信仰宣認第二講主題：聖經與聖傳，這是天主教信仰的基礎。天主教是「啟示」的宗教，是天主親自將自己展示給世人，並邀請人接近祂，而聖經便是這「啟示的記載」。「聖經是天主的話語，天主不是讓聖經的作者聽寫聖言，而是在他們內工作，以確保作者在教導使人得救的必要真理。」

聖傳，是教會將天主的啟示以實際的方式保留和傳遞下去。例如聖事、祈禱生活、聖人的善表等。在四部福音以文字編集以前，有四十年或更長的時間是靠宗徒們口傳福

音，因此信仰的傳承是先以口傳，再訴諸文字。若望福音的結語：「耶穌所行的還有許多別的事；假使要一一寫出來，我想所要寫的書，連這世界也容不下。」因此，信仰的傳承不限於聖經是可理解接受的，但聖經無疑是基督徒信仰的基礎，不能與之抵觸。

天主教的信仰有等級之分，「天主三位一體」是信仰的核心，放諸四海永不改變。但也有信仰的次要部分，如教會當局強調信仰本地化，應融入各地特有的風俗民情，因此，中國人慎終追遠的傳統，在特別的禮儀中有「敬天祭祖」也是很自然的。

耶穌離世以前，許諾遣發聖神，聖神領導教會，保護她。宗徒們揀選了主教作為繼承人，賦予他們傳授正確信仰的責任，使信友有所遵循，此即教會的「訓導權」。因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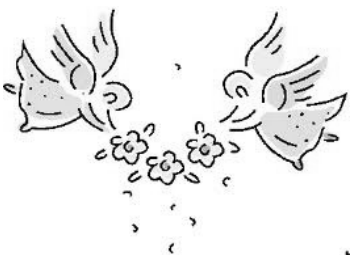
聖經、聖傳、教會的訓導權，構成了天主教信仰的傳承。

有時聖經的話語彷彿是針對一個人說的。天主的話語在適當的時刻發言，如此深入人心！

朱康民執事分享：主曆一九九七年三月八日凌晨接到住在台北三姐的電話，知道母親去世了。當時內人去參加輔友協會所舉辦的四旬期三日避靜住在馬里布的方濟會避靜院，兒子遠在紐約州北部的康乃爾研究所上學，只有我一個人在家中聽到這令人傷心的噩耗，只能向天主尋求安慰。我拿起聖經翻開一頁，映入眼簾的竟是德訓篇中「居喪節哀」：我兒，對死者，你應流淚痛哭，有如受重苦的開始痛哭；又要按死者的身分，安葬他的遺體，不可輕忽對他的喪儀。你要悲

泣慟哭，且按死者的身分，舉行喪儀。……（德訓篇 38 章 16 節至 24 節）

天主藉著聖經向我說話，告訴我該如何做，讓我獨自在家承受母親過世而傷心難過的心有了方向。於是我拿起電話打給當時在台北的朱勵德神父，請朱神父為母親主持殯葬彌撒，朱神父是為母親付洗的神父，立刻就答應了我的請求。當時我還沒有讀過舊約的德訓篇，不知道有這段經文。從此當教友家中有人過世，我就告訴他們德訓篇第 38 章這段經文，讓他們也能體會天主的安慰，同時也為天主的慈愛做見證。這次的經驗使我深深的體會到天主是和我們一起生活的天主，天主時刻與我們同在！



你挑那一個？

劉其祥神父

八月十四日是近代波蘭籍方濟會士國柏的紀念日，觸發我想起中國的七夕與 St. Valentine Day 的二月十四日西洋情人節。天主是愛，對人類一直一見鍾情，而且來到世界，展示祂的愛，教導人照樣彼此相愛。

這位波蘭籍方濟會士國柏同天主發生了戀愛，包括天主的母親。1930 年曾到日本長崎六年之久宣揚他對天主和聖母的愛。

1941 年聖國柏效法耶穌，代替一位有家室子女的父親接受納粹黨宣判不正義的死刑。1982 年波蘭籍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封他為聖人，教宗說，這位波蘭籍方濟會士國柏的愛行不僅值得，而且應該效法！

關於愛，我們始終都如同幼稚園的小朋友；願聖國柏為我們轉禱，效法他，如何愛天主、愛聖母、愛人；革新自己、改變世界、消除人間的恨！

聖國柏神父（1894-1941），從小是個令父母傷腦筋的調皮鬼。有一天他的母親無奈地對他說：「你這個孩子將來究竟會變成什麼樣子呢？」小國柏於是跑到附近的教堂，跪在聖母像前懺悔，驚見聖母向他顯現。聖母手中拿著兩頂皇冠，一頂象徵純潔的白色、另一頂則象徵殉教的鮮紅色。聖母溫柔地問他：「你想要哪一頂呢？」「我兩頂都要。」小國柏不假思索的回答令聖母會心地笑了。

後來，小國柏成為方濟會士，並晉鐸為神父。1930 年他和幾位波蘭修士到了日本長崎

大浦天主堂，宣講天主福音，創辦了「聖母的騎士」月刊，並修建修道院與聖母泉，至今成為朝聖地。

六年後，國柏神父返回波蘭，適逢二次世界大戰德軍佔領波蘭，他被逮捕，輾轉被送入集中營。1941年7月，集中營內有名囚犯逃跑失蹤，營裡有連坐法的規定，以殺死十名犯人作為懲罰。司令官隨意揪出十個犧牲者，但其中一人傷心地哭喊著：我的妻子和孩子該怎麼辦啊？

國柏神父無限地憐憫，他站出來表示願意代替這位弟兄受死。司令官驚異地接受了國柏神父的請求。於是犯人名單改為16670，這是國柏神父在集中營裡的代號。十名囚犯被剝光衣服丟進死囚室，幾乎沒有食物及飲水。

死囚室本是痛哭、哀嚎與絕望的地方，然而，國柏神父的牢房裡，沒有憤怒、絕望，

獄卒們聽見的是聖歌、祈禱，人間煉獄成了祈禱的聖所。

最後，他們給垂死的囚犯注射石炭酸，而國柏神父主動伸出了手臂，於聖母升天節前夕8月14日過世，正如聖母曾經向他展示的，他領受了兩頂象徵純潔與殉教的榮冠。



謝啟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John C. H. Wang & R. Jenny Wang	一百元
Olivia Tseng	三十元
Chee Hing Hui & Daniel Ho	五十元
Yeong-Chiang King	一百元
David C Rau & Alice Y Rau	一百元
Theresa J Chang	五十元
Monica Wong	二十元
Monica Miu Lan Chew	五十元
Tony K Chen 李美珍	一百元
Walter O.C. Lam	五十元
陳偉珍	五十元
廖太太	一百元
無名氏	二十元
許蔓華	五十元
張彼得	五十元
黃德懿	五十元



文字福傳

『野聲』是聯繫感情、激勵信仰的工具，也是介紹團體，報告新知，分享見證的園地。本刊竭誠歡迎同道投稿，並廣為傳閱。我們也樂意將『野聲』當成一份禮物，寄達各位的手中，讓『野聲』在交流的情況下，充份證實信仰的力量。敬請同意編輯得作必要的修改。

來稿請註明：For Chinese Angels' Voice

信封請寫：Chinese Catholic Community of SEAS

Attn: Deacon Peter Chu

郵寄地址：1835 Larkvane Road

Rowland Heights, CA 91748

Email Address: angelsvoiceaccount@gmail.com

Reconciliation

Jaine Yang

The first day is always the hardest. Walking into a classroom of fourteen seven-year-old kids on a Saturday morning was probably the most traumatizing thing I've had to do since that one time I had to make sure I didn't trip and fall over my own robes on the ridiculously rickety staircase at my high school graduation.

Thinking back to my first day of teaching 2nd graders the meaning of the Sacrament of Reconciliation, I'd have to say I did a pretty bang up job. For being armed with only a teacher's edition textbook and a bunch of crayons and markers, that is. I remember this one kid Brian, who on the very first day just started dancing that overplayed Gangnam Style dance on his chair. I knew from that moment on he was going to be the problem child. But what was a girl to do? I couldn't very well tie him up and gag him (although I admit I had thought about it quite a few times throughout the year.) Amongst the other kids, there was a girl who had trouble speaking up and would start trembling with fear if I looked at her for too long, and there was a girl who had an intense crush on the problem child Brian and would do anything just to get his attention. There was also a girl who surprised me by seeming to be such a bright and innocent soul, but deep down, she had some dark place where she would conjure up some weird line that gave you some insight to her tormented mindset deep underneath.

I must have laughed out loud a few times as I was watching these kids throughout the year. I don't understand why the church would want 2nd graders to learn about Reconciliation. They're too young, how much could they

possibly understand? We're just throwing prayers at them and telling them to memorize them when they can barely understand half of the words in them! I had signed myself up for a year of personal agony and there was no way around it. So all I could do was just get through it. I would show up bright and early on a Saturday morning wearing last night's clothes and last night's makeup and pray to God that the parents couldn't smell me or something. They would ask me how their child was getting along in the class and all I could offer was some sort of muttered explanation of what their kid has been scribbling in their books. I felt trapped and I started to hate Saturday mornings. It was miserable for both parties. The kids wanted to go home as soon as they sat down and all I wanted to do was just give them crayons and paper and tell them to go to town.

But there were standards to be upheld and halfway through the year, the kids needed to be tested on how much they knew and if they were ready to receive the Sacrament. To my surprise, all but one of my children passed the test. You guessed it, the problem child Brian. I couldn't see how I could help him if he was unwilling to learn from my lifetime of knowledge and if he couldn't stay in his seat longer than 10 seconds. So in the end, I did what any desperate teacher would do, I bribed him with juice boxes and chocolate. After two weeks, he was all cleared in time for the ceremony that I blundered through because I had no idea what I was doing.

So I guess I could pat myself on the back and say a job well done. I managed to get all my kids to pass, didn't I? None of the parents ever berated me for just letting their kids color and draw all day in class. All in all, I guess I came away with some knowledge to add to my collection of thoughts: all you need to keep kids in control are juice boxes and crayons.